



大唐游侠传

梁羽生
主
持
作
品

梁羽生
著

下



朗聲圖書



中山大學出版社
SUN YAT SEN UNIVERSITY PRESS

I 247.58
9814-2
2

P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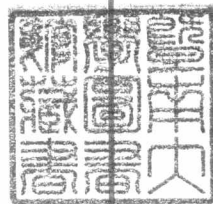
梁羽生作品集

24

大唐游侠传

下

梁羽生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唐游侠传/梁羽生著. --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2. 8
(梁羽生作品集)

ISBN 978-7-306-04262-0

I. ①大… II. ①梁…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94783号

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19-2012-048号



本书版权由集锐传意有限公司授权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
(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专有使用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敬告读者

为了维护读者、著作权人和出版发行者的合法权益,本书采用了新型数码防伪技术。正版图书的定价标示处及外包装盒上均贴有完好的防伪标签。刮开涂层,可见到一组数码,您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查验真伪。

1. 拨全国免费电话4008813150,按语音提示从左到右依次输入18位数码并按#键结束。
2. 使用手机或小灵通将18位数码作为短讯内容发至13828823315。
3. 网上查询www.macs.com.cn。

读者如发现盗版图书,可向当地“扫黄打非”办公室、新闻出版局、工商管理部门、公安机关、技术监督部门举报,或直接与我们联系。

联系电话: 020-34297719 13570022400

我们对举报盗版、盗印、销售盗版图书等侵权行为的有功人员将予以重奖。

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

目 录

第二十一回	挑起谷中龙虎斗 可怜剑底女儿情	331
第二十二回	胡骑已践中原地 汉帜方张细柳营	349
第二十三回	情债难偿愁脉脉 相思未了恨绵绵	367
第二十四回	追寻狡兔翻三窟 惊见魔氛盖九天	389
第二十五回	龙蛇混杂疑终释 乳燕孤飞意惘然	399
第二十六回	陌路相逢奸计泄 深宫又见逆谋生	419
第二十七回	妙手神偷惊帝座 多情公主慕英雄	435
第二十八回	颠沛流离悲百姓 饥寒交迫涣军心	453
第二十九回	凄凉蜀道人少行 宛转蛾眉马前死	465
第三十回	英雄痛洒伤时泪 关塞萧条行路难	487

第三十一回	故都又见重归鹤 通客何堪不了情	505
第三十二回	虎穴藏身思报国 绣闺夜话识深心	521
第三十三回	沐猴僭位徒貽笑 屠象逞威起杀机	535
第三十四回	魔掌追魂难与敌 苦心为友怨何辞	555
第三十五回	十年忍辱仇终报 再度寻儿恨未消	571
第三十六回	绿林血债嗟难解 魔阵妖氛化不开	583
第三十七回	忏罪解仇宁一死 片言弭祸结新知	601
第三十八回	喜见娇儿疑梦境 惊闻良友困危城	619
第三十九回	何愁强虏侵中土 尚有将军树汉旌	635
第四十回	名城浴血留青史 大侠捐躯表赤心	651

第二十一回 挑起谷中龙虎斗 可怜剑底女儿情

段珪璋盯了王龙客一眼，说道：“我有一位故人的女儿，被少寨主掳到此间，敢请放回！”

王龙客怔了一怔，骂道：“胡说八道，我几曾抢了什么女子？”段珪璋变了面色，手摸剑柄，便要发作，王伯通却先喝道：“龙儿，在段大侠面前，休得放肆！”随即转过身来，向段珪璋赔笑说道：“小儿一向跟在我的身边，他纵然不肖，尚不至于干出强抢民女的有失身份之事，段大侠想必是误信人言了。”

王伯通老奸巨滑，这时他已知道了段珪璋是为了夏凌霜而来，心中惊疑不定，因此先用巧言搪塞，能抵赖得过最好，即算不能抵赖，也可以试探段珪璋还知道些什么？

段珪璋剑眉一竖，怒声说道：“段某若非知得确鉴，怎敢上你的龙眠谷来？这位姑娘名叫夏凌霜，你问问你的宝贝儿子，是否识得这位夏姑娘？”

王龙客道：“不错，我是认识这位夏姑娘，她也是我的朋友，你有何凭据，说我把她抢了？”

王伯通帮腔道：“对呀，他们本来是朋友，不相识的人还可以抢，对相熟的朋友，怎会将她掳来？尽可以邀请呀。”

段珪璋冷笑道：“不给你们凭据，谅你们还要狡辩。上月廿七日，你们在玉龙山的沙岗村掳去她们母女，本月初四，夏姑娘一人被劫到龙眠谷，当时，她中了迷药，你的儿子用一顶小轿，将她从花园右角的横门抬进，是也不是？”

段珪璋说来有如目睹，王伯通父子大吃一惊，登时疑云大起，心想：“龙眠谷中难道有了奸细不成？”

段珪璋顿了一顿，再朗声说道：“夏姑娘的父亲与我有八拜之交，她又是我好朋友南霁云的未婚妻子，这件事我不能不管！”

王伯通尚想抵赖，尚想问他要人证物证，王龙客却忍不住气，大声说道：“段珪璋，你胡说八道，夏姑娘是我的未婚妻子，与什么姓南姓北的何干？不错，她现在是在谷中，日内我们就要成婚，你客气一些，我或者还可以请你喝杯喜酒，你再胡说八道，我只有把你轰出去了！”

段珪璋冷笑道：“好呀，你这么说，好似夏姑娘愿意嫁给你的了？”王龙客傲然答道：“当然！她又不是你的女儿，她愿意嫁我，你管得着么？”窦线娘勃然大怒，骂道：“放屁，夏姑娘岂肯嫁你这个不成材的小贼！”段珪璋道：“不必争辩，夏姑娘既在此地，请她出来，一问就可明白！”

王龙客骂道：“岂有此理，我的未婚妻子，岂能随便见你！”窦线娘恨不得立即闹翻动手，说道：“大哥，证据确凿，夏姑娘也在此间，还与这班强盗多说作甚？他不肯让咱们见夏姑娘，咱们不会自己搜吗？”

王伯通大喝道：“王某忝为绿林盟主，请两位给些面子！”他不提“绿林盟主”这四字也还罢了，一提起来，窦线娘想起了杀兄之恨，更有如火上浇油，立即冷笑斥道：“我管你什么盟主不盟主，你胡作非为，我就要与你算账！”

王伯通把手一挥，沉声说道：“好，与他们拼了！他们是借事生端，分明是为了给窦家报仇来的！”嗖的一声，一枚铁蒺藜向窦线娘掷出，出手的人，是王伯通一个得力手下，此人擅打喂毒暗器，他知道窦线娘金弹厉害，故而先发制人。

窦线娘冷笑道：“什么东西，竟敢在我面前卖弄暗器，且先把你的招子废了。”话声未了，但听得弓弦疾响，那人一声惨呼，血流满面，两只眼珠果然都给窦线娘的弹子打了出来，紧接着“卜”的一声，又一名头目倒地，这个头目却是给那枚毒蒺藜打中的，原来他发暗器的劲力和准头都远不及窦线娘，窦线娘的金弹后发先

至，将他的眼睛打瞎之后，这才用弓弦把那枚毒蒺藜拨开，那小头目不幸碰上，中了剧毒，不消片刻，便即七窍流血而亡。

窦线娘弹弓再拽，这一次三弹齐发，径打王伯通的上中下三路，王伯通躲过一颗，王龙客手挥折扇，给他拨开一颗，第三颗打向他的面门，王伯通霍地一个“风点头”，哪知窦线娘的暗器手法妙极，王伯通见金弹的来势极急，避得早了一点，不料那金弹将到，来势忽缓，王伯通抬起头来，正巧碰上，额角打裂，血流如注！王伯通大怒骂道：“给你们面子，你们反而出手伤人，今日要是让你们生出此门，我王伯通也无颜在绿林混了！”

王伯通背后的一个胖和尚叫道：“盟主息怒，待我收拾这个泼婆娘！”抖起禅杖，疾奔出去，朝着窦线娘迎头便打，窦线娘喝道：“好，叫你这光头也吃几颗弹丸！”声出弹发，那胖和尚哈哈笑道：“米粒之珠，也放光华？你这弹子，焉能打得洒家？”禅杖泼风疾舞，当真是滴水难进，但听得噼噼啪啪一片声响，窦线娘的连珠弹尽都给他打落，碎成粉末！

段珪璋一见，便知这个和尚内力雄浑，不能硬接，他怕妻子有失，猛地喝道：“撒手！”一剑便削过去。

这和尚名叫阿奢黎，乃是与安禄山同族的胡人，本来是安禄山所礼聘的“大法师”，甚得安禄山信任的。后来安禄山因与王伯通联盟，故而将他派来，名义上是“荐贤”给王伯通，由王伯通使用，实则是替他负起监视王伯通的任务。安禄山的用意王伯通当然不会不知，故而对他也十分笼络，处处奉承。

阿奢黎给他们奉承惯了，只道自己当真是天下无敌，他见王伯通似乎很怕段珪璋夫妇，早就心中不服，因而争着出头，满以为一顿泼风禅杖，便可以将这对夫妇打倒。

哪知段珪璋剑法精妙非常，但见剑光一闪，已攻进他禅杖防御的内圈，阿奢黎大喝一声，禅杖压下，段珪璋用了个“卸”字诀，那柄宝剑竟似轻飘飘的木片一般，附着他的禅杖，阿奢黎虽是用了泰山压顶之力，但却似大力士搬石头打蚂蚁一般，毫无用处，给他的宝剑附着禅杖，竟自摆脱不开。

说时迟，那时快，段珪璋一声：“撒手！”宝剑便沿着禅杖，

直削上去！阿奢黎大吃一惊，要是不抛开禅杖的话，五根指头，便得给他削断。他人急智生，急忙将禅杖往前一送，自己跟着一个“滚地葫芦”，伏倒地上，躲开了他这一剑。

王龙客亦已赶到，折扇一挥，替阿奢黎遮格开了段珪璋的一剑。王龙客自小便在名师门下习技，功夫也是内外兼修，且又机警多变，因此，他比起段珪璋、南霁云等人，虽然尚逊一筹，却不至于似阿奢黎一招落败。

阿奢黎爬起身来，吓出了一身冷汗，他的禅杖虽然幸而未曾撒手，却也狼狈非常。这时，他哪里还敢轻敌，将禅杖舞得泼风也似，与段珪璋保持一丈开外的距离，看来虽然仍是十分凶猛，其实却是只求自保而不敢攻敌了。

虽然如此，但阿奢黎的禅杖打来，仍是有千斤之力，段珪璋刚才是用“巧招”将他击败，现在给王龙客缠着，要是被阿奢黎的禅杖扫中一下，那仍是难以抵挡。所以段珪璋也得加意提防，不敢轻敌。幸而阿奢黎给他吓破了胆，不敢向他强攻。

王伯通的两个副手从侧翼攻来，挡住窦线娘，这两个副手都是绿林中顶儿尖儿的角色，一个名叫褚遂，一个名叫屠龙，他们都有看家本领，武功确是非比寻常。

褚遂长于近身缠斗的小擒拿手法，刁钻古怪，一被他的手指搭上，即有扭筋断骨之灾；屠龙用的是一对日月双轮，走的却是纯然刚猛的路子，这两个人一刚一柔，配合起来，相得益彰。窦线娘被他们迫到身前，无法再用金弹退敌，只得一手持弓，一手握刀，与他们恶战。

窦线娘继承家学，有三样名震武林的绝技，第一样就是百发百中的神弹功夫，第二样是“金弓十八打”，第三样是“游身八卦刀法”，这时，她虽然不能再发弹子，但刀弓并用，和对方展开游身缠斗的功夫，却也尽可以应付。

王伯通被打穿了额角，十分愤怒，一面命令手下的四大头目都上去助战，一面又叫人进去催王燕羽来。

王燕羽早已躲在屏风后面，父亲已然下了命令，她不想被人发现，无可奈何，只好自己先走了出来。王伯通怒道：“燕儿，你怎

的这个时候才来？你瞧，咱们王家已经给人欺负上门啦！”

王燕羽道：“爹爹不必焦急，谅这两个人逃不出去。调一队挠钩手来，就可以将他们生擒了！”原来王燕羽训练有一队女兵，擅长于用长钩擒敌，当日铁摩勒就是被这队挠钩手活擒的。不过，现在王燕羽贡献此计，却是想借此拖延时候，因为她实在不愿意和段珪璋动手。

王伯通点点头道：“也好，不必你去，我自有人传令。”王燕羽没法，只好陪着她的父亲观战。

段珪璋杀得性起，忽地一声长啸，连人带剑，化成了一道寒光，疾向王龙客冲去，王龙客不敢抵挡，急忙闪开，那个番僧是给段珪璋杀怕了的，连忙撤回禅杖，舞成一道圆圈，护着自身。给王龙客助战的那两个大头目，身法却没有他这么灵活，段珪璋刷刷两剑，一个大头目被刺伤了肋骨，一个大头目被削去了两指，段珪璋立即冲出包围，与窦线娘会合。窦线娘在褚屠二人与另外两个大头目围攻之下，本来处于劣势，得到丈夫前来会合，登时又把劣势扭转过来。

王伯通道：“等不及挠钩手了，燕儿，你上去助你哥哥一臂之力。”王燕羽无法可施，只好拔剑出鞘，上前助阵。就在此时，忽听得有人大声说道：“夏姑娘，你瞧，这是不是段大侠？老叫花可没有骗你吧！”

王龙客大吃一惊，来的这两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卫越和夏凌霜！

原来那日卫越与南霁云分手之后，回去问他那个送信的徒弟，那徒弟说确是已把信交到皇甫嵩手中，而且并无外人在旁。至于空空儿，他更是连影子也没有见过。卫越问不出所以然来，心里更增疑惑，只好先到九原，赴南霁云之约。

他来到九原，南霁云已经走了，南霁云的任务是个秘密，太宰府中，除了郭子仪之外，无人得知。卫越打听不到南霁云的去向，心中想道：“他曾经怀疑夏凌霜是王家劫走的，多半是到龙眠谷去了。老叫花答应帮他的忙，那就得帮忙到底。且到龙眠谷去走一遭吧。”卫越这一猜虽然没有完全猜中，却也着了几分。

卫越在九原会不到南霁云，却意外的碰见了段珪璋夫妇，原来他们两夫妇也是因为多年未见南霁云，现在军情紧急，特地赶到九原，想来助他一臂之力的。卫越碰见他们，将南霁云所遭遇的事情和他们一说，段珪璋与夏家有极深厚的交情，听说冷雪梅、夏凌霜两母女都给人劫走，哪有不着急之理，于是便和卫越一道，都到龙眼谷来。

卫越是丐帮的长老，丐帮弟子遍布天下，消息特别灵通。龙眼谷中也有丐帮的弟子。卫越一到龙眼谷，便查探得那日王龙客将夏凌霜劫到谷中的详情，知道了夏凌霜确实是在王家，于是便和段珪璋夫妇定下计策，由段珪璋夫妇光明正大的登门索人，卫越则在王家暗中搜查。

正巧夏凌霜服下了解药，本身功力已经恢复，她正要出去寻王龙客算账，便碰见卫越。这时段珪璋夫妇已经在外边恶斗，他们顺理成章的当然便都出来助阵。

且说夏凌霜一冲出来，正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二话不说，刷的一剑，便向王龙客刺去！

王龙客叫道：“夏姑娘，你——”夏凌霜斥道：“我怎么？我还没有给你害死！”只听得嗤的一声，王龙客的衣襟已给她一剑穿过！王龙客又惊又气，挥扇遮拦，夏凌霜的武功本来比他稍胜一筹，这时恨不得将他置于死地，出剑更为狠辣，招招都是杀手！王龙客挡了几招，惊慌气急之下，一个疏神，只听得“刷”的一声，王龙客又中了一剑，刚才那一剑仅是穿过衣襟，这一剑却正中胸口，幸而他立即弯腰后仰，使用“铁板桥”的功夫化解，但虽然如此，胸口亦已给剑锋划破，鲜血淋漓，沁红了衣裳！

夏凌霜柳眉倒竖，凤眼圆睁，怒声斥道：“无耻贼人，今日你罪贯满盈，还想逃命么？”话声未了，剑招续发，“刷”的一招“白虹贯日”，剑光疾吐，直指王龙客的咽喉。

眼看王龙客就要毙命在她剑下，斜刺里忽地一柄长剑插来，刚好插在他们两人当中，夏凌霜一看，却原来是王燕羽，只见她双眸泪泫，愁锁眉尖，满脸惊惶羞愧而又带着求恳的神情，夏凌霜不忍伤她，剑势稍缓，王龙客趁此时机，连忙逃走。

王伯通认得疯丐卫越，大惊叫道：“卫老大，我与你向来井水不犯河水，你何故与我为仇？”卫越哈哈笑道：“王伯通，你也知道害怕了么？不错，你做了绿林盟主这么多年，老叫花从来没有找过你的碴儿（江湖术语，“找碴儿”即是找麻烦之意），可是你如今与安禄山称兵作乱，荼毒生灵，老叫花可不能不管了！不过，冤有头，债有主，老叫花今日是要来插手，但你却不必担心我来杀你，杀你的另有其人！”

卫越口中说话，手底却是毫不放松，只见他一个照面，就把王伯通两个得力的头目抓了起来，笑道：“我不杀老贼，也得杀两个小贼来解解恨！”那两个头目被他抓着了琵琶骨，痛彻心肺，杀猪般的大叫饶命，卫越将他们提了起来，旋风一舞，忽地笑道：“姑念你们只是从犯，好，就饶了你们吧！”双臂一振，将那两个大头目掷出门外。那两人的琵琶骨给他捏碎，虽得保全性命，武功却已废掉，再也不能为恶了。

卫越与夏凌霜双双杀到，盗党阵脚大乱，窦线娘一声叱咤，缅甸刀朝着屠龙面门一晃，引开他的眼神，左手的金弓却疾的朝着褚遂拨去，这一招方是实招，褚遂仗着小擒拿手的功夫，这时正使到一招“拨云见日”，双掌成环，来扫窦线娘的手腕，哪料窦线娘将计就计，佯攻屠刚，等于卖个破绽，让他欺近身前，猛地反弓一拨，褚遂的手指正好触及她的弓弦，登时被弓弦拉断了中指，十指连心，痛得他狂呼疾退。

这时王龙客已逃得无影无踪，窦线娘眼光一瞥，发现了王燕羽，记起了杀兄之恨，立即向她奔来。夏凌霜连忙叫道：“段婶婶，这个小女贼交给我好啦！”

王伯通喝道：“好个撒泼的恶婆娘，谁给我将她擒下，重重有赏！”窦线娘大怒道：“你不来找我，我也要找你算账哩！”心中想道：“杀我哥哥的虽是他的女儿，但罪魁祸首，却实在是这老贼！”同时，又见到夏凌霜已与王燕羽交锋，便转移了目标，径向王伯通那边杀去！

夏凌霜感激王燕羽赠药之恩，有心相护，见窦线娘已转了方向，向王伯通杀去，便作势佯攻，欺近她的身前，低声说道：“王

姑娘，你快快走了吧！”

王伯通手下见窦线娘来势凶猛，只得拼死上前，全力抵挡，窦线娘弓打刀劈，锐不可当，霎眼之间，连伤了五个头目。就要杀到王伯通跟前。

王燕羽忽地虚晃一招，抽身便退，夏凌霜只道她已听从劝告，不料她飞身疾掠，却是挥剑向窦线娘杀去。

夏凌霜眉头一皱，心道：“我不能因你一人之故，便放过了王家老贼。”她足尖一点，仿如流星赶月，抢先一步，拦住了王燕羽。

王燕羽咬了咬牙，沉声说道：“夏姑娘，你迫得我没法子啦！”青钢剑扬空一闪，剑光疾吐，抖出七朵剑花，连袭夏凌霜七处穴道。要知她为了父女之情，怎忍见王伯通为窦线娘所杀？因此只得使出凌厉无前的剑法。不过她的用意仅在迫夏凌霜让开，剑招虽然凌厉，分寸之间，却拿捏得非常准确，每一招都未曾用实。

哪知夏凌霜也抱着同样心思，双剑相交，但听得一片叮当声响，霎眼之间，两柄青钢剑已接触了七下。两人用的都是上乘剑法，本领也不相上下，夏凌霜的内力则稍胜一筹，当下她展开了游身缠斗的剑法，就是不放王燕羽过去，王燕羽竟是无可奈何。

卫越打得性起，大声笑道：“我再摔几个小贼玩玩，哈哈，真是有趣得紧！”他是出了名的“疯丐”，就像猫捉老鼠一般，将那些头目捉来戏耍，或者打一下耳光，或者揪一把头发，戏耍够了，然后把他们一个个摔出去。

那个番僧见众人都似乎惧怕这个疯丐，大为不忿，心中想道：“将人摔倒，不过是恃着几斤气力，有何稀奇？我不信他的气力胜得过我。”他刚才败在段珪璋手下，有心挽回面子，与这疯丐较量较量。

卫越刚刚摔倒了第七个头目，忽听得呼的一声，只见一根碗口般大的禅杖向他搂头打下，卫越哈哈笑道：“好一根禅杖，好一个蛮牛。”伸手一抓，竟然凭着一双空手，将禅杖牢牢抓实。

那番僧动弹不得，大吃一惊，卫越笑道：“好，你也算得有几分本领的了！”陡地喝道：“撒手！”使出了“隔物传功”的内家真力，那番僧忽地感到一股大力直撞胸口，果然应声撒手，连连

后退！

卫越夺过了禅杖，在手中掂了一下，哈哈笑道：“分量倒是不轻，只是中看不中用，作打狗棒也嫌笨重！”笑声一收，便将禅杖往地下一插，那根禅杖登时没得无影无踪。

那番僧踉踉跄跄的连退几步，幸而未曾跌倒，见状大惊，心中想道：“中原的武林人物果然厉害，这个叫花子的本领比刚才那个南蛮子还高！罢了，罢了，我还在此地作什么？”他挤开众人，夺门而走，连夜逃回范阳。

窦线娘正要杀到王伯通身前，忽听得号角大鸣，脚步声呼喝声闹成一片。原来龙眠谷要办喜事，连日来到了不少绿林人物和龙眠谷属下的各处寨主，王龙客刚才逃了出去，便响起警号，召集这些人前来助战。同时，王燕羽所训练的那队挠钩手也到来了。

这班绿林人物，武功虽然亦非上乘之选，但却要比王伯通的一些小头目强得多，这班帮手一到，又把窦线娘包围起来。

那队挠钩手更其厉害，十几柄长钩，忽伸忽缩，神出鬼没，专勾敌方的双脚。卫越皱了皱眉，说道：“老叫花可是不喜欢和娘儿们打架。”他随手将两个小头目抓到手中，当作盾牌，挠钩手不敢向他钩去。

段珪璋见妻子又陷重围，陡地一声大喝，宝剑一荡一圈，与他正面对敌的是日月轮屠龙，他的日月双轮本来是克制刀剑的，但却怎禁得起段珪璋这精妙而又狠辣的剑法，段珪璋一剑从日月轮中心插进，一翻一绞，轮齿全都断了，屠龙心寒胆战，急急忙忙弃轮而逃。

那队挠钩手扇形散开，十几柄长钩都向段珪璋钩来，哪知段珪璋使的是把宝剑，削铁如泥，剑光霍霍展开，登时响起了一片断金戛玉之声，十几柄挠钩断折了一半以上。段珪璋喝道：“我宝剑不杀女流之辈，你们也休得助纣为虐！”

夫妻二人再次会合，不消多久，又杀开了一条血路。王伯通大为丧气，想不到铁桶般的龙眠谷竟给他们几个人闹得天翻地覆，欲待逃走，却又碍着绿林盟主的身份，要是弃众而逃，以后还有何颜面统驭部下？

王伯通正在踌躇，忽听得钟声四起，震耳欲聋，龙眼谷布防严密，各处险隘所在，都设有瞭望哨，安有警钟，一发现敌踪，便即鸣钟告警，如今钟声四起，那即是说敌人已不只一路，而今从四面八方窜进龙眼谷来了！王伯通这一惊非同小可，就在此时，只见一个手执红旗的头目，匆匆忙忙地跑了进来。

那头目大叫道：“寨主，不好了，敌人已杀过了龙眼岗了！”龙眼岗是龙眼谷的心腹之地，离此不过数里路程，王伯通心内吃惊，故作镇定，问道：“何方人马？人数若干？”那头目道：“黑夜之中，不知来历，到处都现敌踪，也不知多少！”

王伯通大怒骂道：“龙眼谷里里外外，有十八重防卫，敌人怎能一下子杀到了龙眼岗来？想必是敌方派了几个夜行人前来捣乱，最多也不过是零星小股，你虚张声势，造谣惑众，敢情是敌方的奸细么？”忽地拔出金刀，一刀将那报讯的头目杀掉，这小头目是王伯通的亲近人，他何尝不知道他所说的乃是实情，只因要安定人心，故此只得将他冤枉杀了。

王伯通喊道：“大家不必慌乱，边战边走，都退到外边去。与大队会合之后，再消灭敌人。”此言一出，由王伯通领先，所有盗党，都纷纷夺门奔出。

王伯通的心腹手下仍然拼死堵截住段珪璋夫妇，不让他追上王伯通。夏凌霜也紧紧缠着王燕羽，双方边打边走，混战之中，忽见有两个人飞一般地跑来，其中一人大叫道：“凌霜，凌霜！是你么？我是霁云！”

来的这两个人正是南霁云和铁摩勒。原来韩湛熟悉龙眼谷地形，有一条秘道，是王伯通也不知道的，他们分兵两路，一路从正面进攻，一路则从秘道进兵，绕过了各处险隘所在，然后再分成许多小股，从背面偷袭，拔除了王伯通设在险隘所在的关卡，里应外合，从四面八方杀来！

南铁二人率领的一股，都是轻功有些根底的金鸡岭头目，他们从秘道插进，因此，一下子便到了龙眼谷的心腹地，南霁云急不及待，先和铁摩勒赶了到来，正好赶上了这一场混战。

夏凌霜大喜道：“你来了！”这霎那间，她眼中只有南霁云一

人，连王燕羽也不管了。南霁云道：“不只是我，金鸡岭好汉全部来了！”一双情侣，劫后重逢，当真是恍如隔世。夏凌霜与他执手相看，禁不住珠泪滴下。

王燕羽早已趁此时机跑掉，夏凌霜猛地惊醒，说道：“霁云，段大侠他们都来了，你快去帮他们厮杀！”

段珪璋一声长啸，展开了“乱披风”的剑法，剑光倏地铺开，一口剑就似化成了数十百口，将近身的敌人全都裹住，叫道：“线妹，不可让那老贼跑了！”

窦线娘有丈夫替她挡住了围攻的敌人，便抽身冲了出来，远远看见王伯通在前头奔跑，她弹弓一拽，立即用连珠弹向王伯通打去！

忽听得叮叮之声，恍如繁弦急管，窦线娘的连珠弹尚未射到王伯通身前，突然间，却不知是从哪儿飞来的暗器，将窦线娘的连珠弹全都打落！

窦线娘吃了一惊，心中想道：“想不到这老贼手下，还有如此能人！”窦线娘是暗器的大行家，听那声音，便知道对方用的是梅花针或透骨钉之类的细小暗器，居然能把她的金弹碰落，而且用的也是“天女散花”的手法，每一枚都撞个正着，这人使暗器的功力和准头，最少已是与她不相上下。可惜黑夜之中，人又混乱，窦线娘看不清楚这暗器是谁所发。心念未已，王伯通身边的卫士，又已分出一部分人来拦截她了。

窦线娘叫道：“摩勒，快来，老贼在这边！”铁摩勒正要替义父报仇，一发现了他的踪迹，立即运剑如风，赶杀过去。他气力沉雄，剑法精妙，王伯通的心腹死士抵挡段珪璋夫妇尚嫌不够，剩下的一些人，怎禁得起铁摩勒的猛斫狂冲，不消片刻便给他追上了王伯通。

铁摩勒喝道：“还我义父的命来！”长剑一挽，一招“李广射石”，势劲力急，端的似一支离弦之箭，直刺王伯通的咽喉，王伯通怒道：“小贼敢出大言！”金刀一立，刀剑相交，当的一声，震得耳鼓嗡嗡作响，铁摩勒踏进一步，奋不顾身，又是一剑横劈过去，这一剑更是劲道十足，火花蓬飞中，王伯通抱刀急退，铁摩勒

大喝一声，跑步已嫌太慢，他突然跃了起来，竟如鹰隼腾空，第三剑用的便是“饿鹰扑兔”的招数，凌空向王伯通的脑门刺下！

王伯通虽是绿林之雄，但年纪老迈，怎当得铁摩勒的神力，他连接两剑，已是双臂酸麻，无力抡刀，眼看铁摩勒如鹰扑下，心里叹口气道：“悔当初听了空空儿之言，留下了这小贼的性命！”

就在这性命俄顷之间，忽听得一声喊道：“休得伤我老父！”声到人到，比铁摩勒还快，来的正是王燕羽。

她也是凌空扑来，双剑一交，她的气力较弱，登时先跌翻了。可是铁摩勒给她一阻，王伯通又已跑开。

好个王燕羽，她在地上一个鲤鱼打挺，翻起身来又恰好拦在铁摩勒与她父亲的中间，铁摩勒正自一剑刺去，王燕羽来不及出招防御，她一咬银牙，索性挺胸迎上，尖声叫道：“好狠的冤家，你就要了我的命吧！”铁摩勒心头一震，不自觉地将剑收回，幸而他的剑术已到了收发自如的境界，只差一发，险些就要穿过王燕羽的酥胸！

铁摩勒长剑一指，沉声说道：“王姑娘，一命换一命，我已还清了你的债了。你父亲欠我的债与你无关，请你快走，若还拦阻，可休怪我无情！”

铁摩勒和她说的是黑道上的规矩，当初王燕羽曾饶过他一次性命，如今铁摩勒也饶回她一次性命，故此铁摩勒说是已还清了她的债。不但如此，杀铁摩勒义父的本来是王燕羽，如今铁摩勒也把这个债算到她父亲头上，表示可以与她无关，这实在是十分宽大的了。

但王燕羽念着父女之情，岂肯放铁摩勒过去追杀她的父亲？而且铁摩勒说的话斩钉截铁，只讲江湖规矩，不顾两人情分，王燕羽听了，不由得又是伤心，又是气愤。

铁摩勒正要她从她身旁掠过，王燕羽反手一剑，叫道：“冤有头，债有主，你要报仇，可先杀我！”

他们两人的剑术本来不相上下，王燕羽拼命拦截，倒教铁摩勒没了法子。他几次咬了咬牙，却依然不忍施展杀手。如此一来，反给王燕羽着着进迫，处在下风。